

泰国政局一波三折 各方博弈仍在继续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 周士新

2023年泰国大选结果大大出人意料,远进党的横空出世打乱了整个选举格局,导致各方博弈态势加剧,政局一波三折。5月选举至今,泰国总理大位仍然悬在空中,成为各党派合纵连横、竭力追求的最终目标。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对此进行分析。



周士新

1

新总理悬而未决

问:泰国新总理为何难产?

答:新冠疫情给泰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创伤,也引发了泰国政治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巴育政府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刺激投资和发展的措施,但仍难以扭转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态势,泰国政治思潮也朝着更不确定的方向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依然是下层民众和年轻人试图改变巴育领导的民选军政府。

为了减弱民众对看守政府的质疑和抵触情绪,作为执政党联盟核心的人民国家力量党出现分化。看守总理、大选热门人物巴育与党魁巴威分道扬镳,转而加入统一泰国建国党,成为该党唯一的总理候选人。普遍认为,这是巴育和巴威为了赢得大选而采取的战术,两党得票总和当然会超过单独一党。

与此同时,在2019年赢得137个下议院议席、最终依然成为最大在野党的为泰党摩拳擦掌,试图赢得更多议席,最终赢得总理位置。

相比之下,第一次参加大选的远进党脱胎于2019年仅获得80个下议院议席的未来前进党,且被当地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执政理念较为偏执,前景并不被看好。

然而,大选结果出乎绝大多数人预料。为泰党获得下议院141个议席,比2019年仅多出4席,远进党却获得151个议席,成为最大赢家。巴育和巴威所在政党总共才获得76个席位,比2019年少了40席,在下议院成为绝对少数党,可谓铩羽而归,巴育不得不宣布退出政坛。

从形势上看,代表民主派力量的远进党和为泰党在下议院中取得

了超过半数席位。为了扩大优势并赢得总理位置,远进党领衔组建了八党联盟,总议席数达到302个,为最终赢得下议院议长提供了保障。然而,为了确保联盟团结和在选举总理时争取更多支持,远进党展现姿态,让出了下议院议长人选。

其实从票数上看,代表传统派的执政党联盟依然存在赢得总理选举的可能性。然而,执政党联盟在下议院仅占171个席位,与八党联盟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即使依仗与自己执政理念相近的上议院议员的支持,勉强可能赢得总理位置,也会被人诟病赢得并不光彩。

但传统派并不愿轻易与民主派妥协,双方陷入紧张的拉扯之中,远进党党魁、总理候选人皮塔两次未能通过国会的总理选举,无功而返。可以说,远进党在此次选举中除了赢得民众支持外,在未来政治架构中几乎一无所获。

总体上看,泰国新总理难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民主派力量在泰国政治结构中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其次,民主派和传统派妥协的空间并不大。远进党提出要修订《刑法》第211条即亵渎王室法,让传统派非常不满,因而针对皮塔的立场也较为强硬,坚决不妥协。再次,总理选举制度总体上倾向于传统力量,上议院议员主要为无须选举的军警代表,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威及代表自己的王室地位受到挑战。最后,泰国政治社会结构高度错位,使得希望推动政治改革的民主力量和努力维持政治稳定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

2

远进党准备不足

问:胜选的远进党为何被踢出选举联盟?

答:远进党并不是一个全新政党,脱胎于2019年参加选举的未来前进党。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因亵渎王室被判10年不得参与政治,未来前进党也被解散,改头换面组建为远进党。和未来前进党一样,远进党在泰国是一个极为民粹的政党,与泰国整体比较温和的政治传统并不完全契合。

远进党的执政理念相对比较激进,强调要对当前的泰国政治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特别是表示要修订《刑法》第112条即亵渎王室法,引发泰国社会的广泛讨论,也加剧了泰国政治力量的分裂态势。远进党党魁皮塔在竞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妥协立场,也引起泰国传统力量的警惕,担心他一旦执政,将引发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甚至可能动摇泰国政治稳定的根基。

与此同时,远进党参与政治的经验较少,与其他党派之间的默契程度不强。党魁皮塔是相当年轻的商界成功人士,在美欧接受高等教育,深信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并不愿意在面对泰国政治现实时做出有意义的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政党与其合作也主要源于权宜之计的利益考虑,试图在未来泰国政治版图中分得一杯羹。

远进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赢得最多选票甚至超出了它自己的预料。虽然远进党对赢得选举充满期待,但信心和准备并不足,不然就可能会推出除皮塔之外的更多总理候选人,增加胜算。

远进党在两次总理选举闯关都未能成功后,将选择权交给了为泰党,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对远进党来说,主动权已经丧失,只能指望为泰党在赢得总理位置后,为自己提供尽量多的内阁位置。

然而为泰党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对远进党的承诺,支持皮塔成为总理候选人。而随着为泰党掌握了总理候选人的主动权,它逐渐认识到远进党似乎已经成为最大绊脚石,必须与其切割,才有赢得总理位置的胜算。因此为泰党果断退出以远进党为首的八党联盟,另行组建十党联盟,冲击总理位置。

总体来看,远进党被为泰党踢出选举联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远进党已经成为一个与传统力量相对立的标志,与其在一起,难以获得上议院多数议员支持其总理候选人成功当选。第二,远进党党魁有官司在身,无法对为泰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反而可能成为累赘。第三,远进党似乎已经成为西方民主的代名词,与泰国政治现实格格不入,选择远进党将使为泰党站在王室和军警的对立面。第四,远进党在下议院选举后并没有为争取总理位置做出适度变通,反而在反王室和军方等立场上更加强硬,超出了为泰党的容忍范围。

3

仍追求以稳为主

问:泰国政局为何一波三折?

答:远进党将选举总理的机会让给当时同在八党联盟的为泰党,但为泰党为了赢得选举,却抛弃远进党,与代表传统力量的自豪党、民主党等另行组建十党联盟。泰国大选虽然进入了新阶段,但依然一波三折,似乎并没有出现曙光。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泰国选举不仅仅是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而且是选举技巧和战略思维的较量。

如果从选举过程和结果来看,传统力量似乎一直处于被动的防守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力量始终处于劣势。要知道,如果传统力量能团结起来,在国会中获得超过376席支持还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上议院的250个席位中绝大多数还是持支持态度。然而,一则具有较高知名度和权威性的巴育和巴威领导的政党在下议院赢得的席位太少,两人可能不得不让获得席位

较多的自豪党党魁、总理候选人阿努廷担任总理;二则这些政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获得了总理位置,未来执政期间的预算和法案在下议院也可能很难通过,执政效率会非常弱。

正因如此,传统力量陷入了非常尴尬的纠结之中,既不愿公然挑衅民众意愿,也不愿将总理位置拱手让给民主派力量,只好坐等民主派力量内耗,最大程度做出自己可能接受的妥协。为泰党虽然朝着和传统政党合作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同自豪党及民主党合作,然而要为泰党向代表军方的巴威和巴育进行妥协,还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为泰党将失去原来的特色,甚至丧失政治基础。

泰国民主派力量的分裂引起了各界对为泰党声誉的严重质疑。撇开在战术上是否有效另论,为泰党改变合作伙伴的做法往往被认为是

失去政治操守的行为。

因此可以说,泰国民主和传统力量是难以取得平衡的,民主力量始终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试图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却总是难以成功。而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的传统力量也在寻找适当的契机,一旦时机成熟,传统派力量依然存在着团结执政的可能性。

泰国政治分裂的现实反映了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焦虑思潮。各种政治诉求都在不断涌现,相互间存在着重叠和冲突的成分,竟合态势复杂而多变,难以呈现出线性发展态势,虽然可能出现峰回路转或柳暗花明的情况,但往往伴随着各种不确定情形的存在。

不过,泰国政治在转型过程中,以稳为主仍是传统力量的优先关切,这也是它虽然让略显激进的远进党一无所获,却没有引起民众太大反感,而且仍能够掌控局势的重要原因。

泰国总理最终花落谁家,泰国政治最终转向何方,仍有待观察。



美国增派军事力量加剧波斯湾紧张形势

在于美国的霸权政策及其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油轮频遭美伊双方扣押

与波斯湾海域有关的扣押民用船只事件由来已久。2019年,英国海军得到美国授意,在直布罗陀海域扣押一艘伊朗油轮,以帮助美国落实对伊朗的非法单边制裁。为了报复英国,伊朗利用地理之便在波斯湾海域扣押了一艘英国油轮。上述事件一度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美英非法扣押伊朗船只在先,但美欧媒体罔顾事实真相,竞相指责伊朗破坏波斯湾海域安全。

美欧国家并没有吸取上述事件的教训,而是继续按照其霸权逻辑,肆意援引国内法规扣押伊朗船只。根据伊朗主流媒体《德黑兰时报》披

露的信息,美国4月在南部非洲海域扣押一艘伊朗油轮,并径直将船上的石油转运至美国得克萨斯州附近海域。这批石油多达80万桶,价值5600万美元。

为了报复美国的霸道行径,伊朗于4月下旬和5月初在波斯湾海域扣押了两艘分别悬挂马绍尔群岛和巴拿马国旗的驶往美国的油轮。据伊朗媒体报道,其中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船只与一艘伊朗渔船发生碰撞后试图逃逸,因此遭到伊朗扣押。另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7月初伊朗曾再次试图在波斯湾海域扣押西方国家民用船只,但没有成功。

上述事态的演进和升级便是美国向波斯湾海域增派军力的背景。尽管美西方国家试图将伊朗描绘为

波斯湾安全的破坏者,但背后是他们自己的强盗逻辑和霸权逻辑。

美式霸权阻碍航行自由

美西方国家声称要保持波斯湾海域“航行自由”,但事实上只是它们自己界定的“航行自由”,是它们自己船只和商品进出的自由,不是所有国家船只和商品的自由通行。

波斯湾南岸海合会国家因为被美西方视为“温和国家”,其石油和商品源源不断流向国际市场,经济上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波斯湾北岸的伊朗被美国视为“激进”国家,长期遭到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制裁,其石油和商品出口受到严格限制。2012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后,伊朗石油出口从每日200万桶下降到100万桶。2018年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伊朗石油出口一度下降到接近零的水平,直到近期才逐渐恢复。

不仅如此,美国还动用军事手段,伙同盟国在公海肆意拦截伊朗油轮。美国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际规则,也对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尽管伊朗以“肇事逃逸”为由对美西方国家船只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措施在本质上也是报复行为,并对波斯湾海域的安全通行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反映出的问题仍需得到国际社会重视。

未来美伊之间的博弈仍将继续,波斯湾海域的通行安全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平衡发展,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能否最终制约霸凌和强权政治。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西亚非洲研究中心
副院长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向波斯湾海域增派军力,包括一艘驱逐舰及一定数量的F-35隐身战机和F-16战机,理由是防止伊朗“扣押”民用船只,保护波斯湾“航行自由”。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海域多个岛屿举行军事演习。

波斯湾安全问题涉及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海域的军事对抗,根源

